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七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

循吏

吉翰

杜驥

申恬

杜慧慶

阮長之

甄法崇
孫彬

傅琰
孫岐

虞愿

王洪軌
李珪之

沈瑀

范述曾

孫謙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
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
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遑內務
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
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

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
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
自此方內晏安毗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
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替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
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
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
成羣蓋宋時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
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迄於

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晏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緇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鑿綺節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葭

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竈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
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化莫
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為
政未朞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革反撲恭已
南面導人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
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
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
為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

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袿服華粧桃花淥水
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於吏
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
屬以魏軍入伐壘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靡
耗從此哀矣繼以昏亂政由羣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
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斂侵擾黎甿天下
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
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

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輶
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
年始去人貲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
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蓋以儉
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
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
為晉安太守漑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
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

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並掇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宋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為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

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

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
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
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
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
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
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
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辯

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
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
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磧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
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北
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
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
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
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

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為文帝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虞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給之曰虜既南度洛城勢弱今脩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便走人情沮敗不

可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聶夫於壽陽聶夫
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十七年驥
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
於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人所稱詠後徵為左
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坦長子琬為員
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
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責驥并檢
開函之主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

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禕謀反事拜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元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橫家累千金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又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既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凡叔文為長水校尉亦誅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季龍司徒宋武

帝平廣固怙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並以幹用見
知武帝踐阼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州刺史
怙凡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剋滑臺見虜後得還為竟
陵太守怙初為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
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息歷下邳北海
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
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
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

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怙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阼為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謙臨川內史永子坦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兗州孝武遣太子

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州魏軍已
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因此翦
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
領職坦棄市羣臣為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
市抱坦痛哭曰卿無罪為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
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為驍騎將
軍疾卒子令孫明帝時為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
陽即與安都合弟闡時為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

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闡闡降殺之令孫亦見殺

杜慧慶交趾朱戟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居交趾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後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

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
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
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
兵事李遜子孫李奕李移李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
獠各有部曲循知奕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奕等受
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
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衆
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

子並傳首建鄴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脩學校歲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文為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太守乃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

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徽為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與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遺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

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
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
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閣依事自列
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
暗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
者咸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
見惜子師門原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
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

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惜脩
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為政
寬濟遺詠在人前銅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
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於
後各被褒賜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晉世
官至南蠻校尉歆位左戶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
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於時南平繆士通為

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

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劬字彥先員外散騎侍郎

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傳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樞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
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齊建元
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為廬陵王安西長史
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哭時長沙
太守王沉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
令何敬叔故鄣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沉
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
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憊故吏

為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
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為州西曹兼直主
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
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郢君章
近在閣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於時丹徒
縣令沈嶺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為
也政當處季孟之間嶺之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
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

子足矣上名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
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嶺
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
令清譽日至嶺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
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
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
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
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

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不給
贈賻琰子翹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
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
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
自行則吏不能敗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時
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
一終於司農卿後翹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
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

常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颺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驟騎諮議子岐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令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

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
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
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舍人如故岐美容
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
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岐在
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明
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敕
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

事為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須和
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
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且彭城
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
不可許昇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
兵入寇請誅朱昇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
於關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
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

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
盟詔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
為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
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
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
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及
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

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
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
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
人給愿常內省直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
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
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
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
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

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

味卿頗足不景文答曰臣夙好此物貧素尋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為晉安太守在都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

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
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
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
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
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表彥回歎曰虞
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
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得詔便歸
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

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崔祖歡女仍以爲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柎卿可自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後爲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高帝輔政引爲腹心建武初爲青冀

二州刺史悔為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
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
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郭鹽倉等
數戌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
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
酹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既北人而有清正
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永明中有江夏李珪
之字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為清能後

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璠璠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

嘗使送人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
瑀所為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
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
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
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
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
數十萬帝益善之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
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

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凶凶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自既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

僧隆僧照有吏幹帝並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

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瑤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為
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為信威蕭
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瑤性屈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
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
行事邪瑤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
日於路為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
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

抗呂道惠受五經畧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
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為之師
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
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
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
號為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
即位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賾俗便之所部
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

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為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阼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為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丘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

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帝以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山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

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
恩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為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
征北司馬府主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
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為錢唐令御
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
載練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
居焉永明初為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
免為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膂使兼衛尉

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為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

施籬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衾衲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

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諡自公體
耳氣絕即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轎車過精非吾
志也士安束以遽條王孫保入后地雖是匹夫之節取
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壙足容棺旌書爵里無曰
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輜牀裝之以廢以常所
乘者為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細廢裝輜以
篋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之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

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
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
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
為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
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履謎以喻廉
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
武帝嘗曰東莞二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朝請豫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武帝踐阼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為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

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個儻尚
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
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
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
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
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
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
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

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
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焉至
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
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
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基年遷樹功將軍始
興內史時泉陵侯朗為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
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人居市里城隍

廐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
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
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
每優詔答焉後歷給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
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
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
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
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

以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
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
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
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
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同之不能記也後為征西諮
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
司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為長兼南梁郡

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其畧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愚輩罔識褻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勲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人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納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

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為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
勸獎本年豐歲稔猶人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
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
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
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
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
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
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

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
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
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
今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為
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
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
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
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惟息謀外旬使中國士女南

望懷寬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
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
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
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
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
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
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
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

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
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
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
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歛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
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
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
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
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

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
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
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
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
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為三陞州
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
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
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

以衆役多投其募利其他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
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僞
戶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及
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
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為逋叛錄質家
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
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青時降蕩滌
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督

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
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
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
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
津廢替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
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
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員
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

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
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忌憲綱俠藏亡命
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
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
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
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徇
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
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

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追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
江肅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寬而成器多
焉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
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
孫皆敦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
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
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

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揚卧鎮如或
可免未必令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南史卷七十

南史卷七十考證

循吏傳敘彫樂綺節珠窓網戶○樂監本訛婁一本作

樂今从南本

杜驥傳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韋監本訛世今从

閣本改

杜慧慶傳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出監本訛

為今改正

傅琰傳久之復除始新令○始監本訛如今改从南本

虞愿傳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逐夷鯊魚腸胃之別名也

沈瑀傳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閣本無傳字

郭祖深傳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監本缺僧字今增入

南史卷七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七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伏曼容

子暉

暉子挺

何佟之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孔子祛

皇侃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賀德基

陸詡

沈德威

全緩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盖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

益衆矣其後大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
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爲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
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
荀顗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自是
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
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
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
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

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
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
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
通明經者即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
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
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
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

東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
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
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
梁之遺儒令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
盾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
善老易侗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
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驕

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

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
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
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
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筭莫不閑了爲周
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

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
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
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梁武帝踐阼兼五經博士與吏部

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
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
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勅有十五事爲吏人所懷帝
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
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
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徵爲
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
帝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暉自以名

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肫循階而已意
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
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
曠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肫去歲啟假以迎妹喪爲辭
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
無還意肫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
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在位轉
隆肫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弗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暉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暉遂得就郡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暉父曼容與樂安任遙皆昵於齊太尉王儉遙子昉及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已爲司徒左長史暉獨滯於參軍事

及終名位畧相侔暄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

挺字士操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

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
其比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
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
久事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
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
寺會邵陵王為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
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
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

襲郢州圉巴陵軍中書掾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
筆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
獄幽死挺弟拙亦有才名爲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
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
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畧皆
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
學士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絰屈

手中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高儒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爲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絮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滌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絮在縣埽拂郭邑路

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終之自東昏即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踐阼以爲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終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立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

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歛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為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

軍猶魚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

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也晉燕王承七代孫祖亮宋
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
掌文記遙光之敗曹武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
君宜見殺武叱令速去答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
以義師為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殺筠少孤貧好學師
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為瓛所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
三禮梁天監初為既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

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
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
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
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
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
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
不容自同於常衆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
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

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
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
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
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
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
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笱
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
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

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

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
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
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
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
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
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
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
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其明

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

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
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
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
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垂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
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
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後為尚書左丞卒於始
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壺六世孫也父

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名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為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為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

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
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
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中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
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中杜難服以答靈
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
百人該通義例常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
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出為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為桂州

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
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
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亦數百人三為五經博士後
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
亂卒於家子淑立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
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諡之後也少明
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
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思孫詳蔣顯並聚徒講
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
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
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
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

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儋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
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
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
草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
講肆群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
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
周而復始使聒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
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敕

撰梁官乃啟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
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
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
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
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為國
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撫叔明之鎮王
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峻
子文阿

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旅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
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
先儒異同自為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
引為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
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
張嵯保吳興嵯敗文阿竄於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
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
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為原鄉令監江陰

郡紹泰元年入為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
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
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陳
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時
文阿宗人沈恪為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
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為者遂赦之武帝崩文
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
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尅日謁

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
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
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
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
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
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
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
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

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
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
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
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
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
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
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
四廟雅樂歌奏懽欣令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惟

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
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
廟還升正寢群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
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
論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
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
時儒者多傳其學

孔子袪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

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
為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為西省
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
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
言專使子祛檢閱群書以為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
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述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
卒官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二十卷續朱
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蕪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季梁餘杭令父山卿
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
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
答仕梁為尚書祠部郎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
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
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為都
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
陳武帝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

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
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
主人奉使闕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月晦即是再周
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為待主
人還情禮中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
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
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
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昏嫁此於人

情或未為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闕之後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為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膺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並變禮之宜也

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閣故事
在此者並應釋除哀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
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
可喪期無數而弗除哀服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
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即位累遷光祿卿侍東宮讀
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
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於二更及比部郎范
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

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
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
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
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
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於
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
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于事
為衷若謂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

無愆妄歟且人之所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熟身無完膚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為允洙議日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暉父子漏經並自闕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闕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

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欺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聞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為宜依范泉前

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
沈議非顛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
曹詳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
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舉年十九梁武
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
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宗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
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

臧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屍而殯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從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米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為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錄事

參軍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
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
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
承聖中為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
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
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嚙灼口
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

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
心起便讀誦具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
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
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
撰五禮後為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
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
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
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為

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為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

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於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輩推

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
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
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詔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
羣襦絹等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繇經帕即
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
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
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及侯
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

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
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
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中理譏
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
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
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
然宣帝時為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
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日當

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
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
襲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
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
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群臣曰
此即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
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
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

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
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
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
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
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
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
由是顧氏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

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越
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
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
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
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
為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
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初為南平元襄王偉
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

中詔颺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
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陽既而顥遂
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歸截至彭城
慶之果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
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
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
特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
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

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
為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城
王講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
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
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授宣惠晉安
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
因歸鄉棲隱於虎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
貞等每為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為國子博士陳天嘉中

詔侍東宮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
尋領羽林監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
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講東宮皇
太子常虛已禮接越以宮僚未盡時彥且太子仁弱宣
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官祿不
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
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
恩遇有異凡流木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

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
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極時選至如文
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論恒聞前聖格
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
非有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為有負明聖敢奏狂瞽願
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及廢帝即位
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
掌儀禮猶為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皎

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扇動蕃
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
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
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
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
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
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

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為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修五禮掌策文諡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性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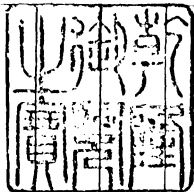
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
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
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為鎮東都陽王府記室
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就授禮記左
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
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
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
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

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為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為江
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
十百人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
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
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
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
高仕梁為婁令陳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
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

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鄙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由是經傳受業者蓋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况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於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

叱諛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
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南史卷七十一

南史卷七十一考證

伏曼容傳曼容多伎術○伎監本訛後今改从閣本

何佟之傳都下稱其高儒○高一本作醇

沈洙傳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

○一本墮作墮上作士

顧越傳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監本缺牋字今

增从南本

南史卷七十一考證